

---

---

# 儒家「慎獨」探源

來國龍

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

---

---

本文利用 20 世紀後半葉出土的戰國秦漢簡帛材料，對儒家的「慎獨」思想重做解釋。本文認為先秦思孟學派所說的「慎獨」，不當如漢代經學家鄭玄所說的「慎其閒居之所為」，而是指向更具體的治氣養心之內在層面的修養。鄭玄以來的誤解是受了荀子等新儒家對思孟學派的負面描寫的誤導，而這種內在層面的修養之術當是源自戰國時期整體的「數術方技」的思想與實踐。本文還對當代文本闡釋的方法論進行了釐清，指出在文字詁訓方面，不應過分追求所謂「初文」或根據文字字形所聯想的字的「本義」，而應該重視字詞在共時文本中的意義；在義理疏釋方面，要對使用的歷史文本做足夠的文本批評，從當時的思想脈絡中來解釋歷史文獻。

關鍵詞：慎獨 治氣養心 數術方技 文本闡釋 文獻批評

「慎獨」，是戰國秦漢間儒家修身的重要方法，也是儒家文獻中的一個重要哲學概念。「慎獨」一詞見於《荀子·不苟》篇，《禮記》中的《禮器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三篇，《淮南子·繆稱》篇和《文子·精誠》篇等早期文獻。20世紀70年代初，馬王堆漢墓帛書《五行》篇（有「經」有「說」）中出現這一概念，引起學者的注意。90年代，郭店楚簡又出現了與馬王堆帛書類似的《五行》篇（有「經」但無「說」），更掀起一股討論的熱潮。雖然有長久的討論，但是由於在方法論上五花八門，缺乏共識，學者對「慎獨」的解釋目前為止還是莫衷一是。此一問題被稱為「當今學術的一大公案」。<sup>1</sup>

傳統的解釋，從東漢鄭玄開始，就是把「慎獨」理解為在沒有外在監督的情況下，謹慎獨處、道德自律。<sup>2</sup> 在《中庸》「故君子慎其獨也」一語後，鄭玄注曰：「慎獨者，慎其閒居之所為。小人於隱者，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、不見聞，則必肆盡其情也」。<sup>3</sup> 馬王堆漢墓帛書，尤其是近年郭店楚簡等戰國時代哲學文獻的出土，使我們對戰國秦漢間儒家，特別是思孟學派的思想與文獻，有了新的認識。循著這樣的新材料提供的新的思想史的脈絡，我們開始看到，所謂的「慎獨」不僅僅是指個人獨居時抽象的、形而上的道德修

1 對於這一問題討論的綜述，參看單育辰：《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236-239。單育辰說：「如果我們從義理角度疏解『慎獨』的話，以上專家的說法就都是對『慎獨』的發展與發揮，沒有對錯之別。」（頁241）最近，梁濤和他的學生斯雲龍合編了一本《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——慎獨問題討論集》（桂林：灕江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該論文集收集了最近中國大陸及臺灣部分的相關討論，但沒有顧及英文文獻中的討論。例如：Jeffrey Riegel 王安國，「Eros, Introversion, and the Beginnings of *Shijing* Commentary,」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57.1 (1997): 143-77; Mark Csikszentmihalyia 齊思敏，「Fivefold Virtue: Reformulating Mencian Moral Psychology in Han Dynasty China,」 *Religion* 28 (1998): 77-89; Scott Cook 顧史考，「Consummate Artistry and Moral Virtuosity: The 'Wu xing' Essay and Its Aesthetic Implications,」 *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and Reviews* 22 (2000): 113-46; Mark Csikszentmihalyi, *Material Virtue: 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* (Leiden: Brill, 2004).

2 梁濤：朱熹對「慎獨」的誤讀及其在經學詮釋中的意義，《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——慎獨問題討論集》，頁118-122；廖名春：「慎獨」本義新證，《學術月刊》2004年第8期，頁48-49。

3 孔穎達：《禮記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397。

養，而是另有更基本、更具體的與個人身體修養直接有關的工夫論的意義。這種治氣養心的修身功夫，有實際操作的一面，是與戰國時期整體的數術方技的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的。瞭解這一層意義以及這一概念的淵源，有助於我們瞭解先秦儒學的工夫論層面，加深理解戰國秦漢時期儒家思想流派的演變與發展。由於傳統中國哲學中，哲學家慣用「舊瓶裝新酒」的方法，歷來「慎獨」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的筆下，意義往往不同。本文關注的是戰國至漢初的情況，試圖還原「慎獨」思想產生的數術方技背景，重新探討「慎獨」在這一時期的多重涵義及其相互關係，同時也試圖釐清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。

我們首先來看相關字詞的文字詁訓。學者在文字詁訓方面來解釋先秦經典，常常喜歡追求所謂「初文」或是根據文字的字形所聯想的文字的本義。但實踐中，他們往往是將後世（如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）所說的「本義」作為該字詞的本義，或者是用更早甲骨文、金文中的某些單個字形所見的「本義」，來解說戰國秦漢時期文字的意義。當然，《說文》和甲骨、金文有可能保留某字的古義或本義，但是決定一個字詞的意義，最重要的還是共時的相關資料，是該字詞在當時文本、思想脈絡（context）中的意義。例如《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——慎獨問題討論集》中有一篇文章，就是根據甲骨、金文，以及四川廣漢出土的三星堆青銅雕像，認為「獨」字的本義是與「縱目」的太陽神有關。<sup>4</sup> 該文似乎就是沒有考慮「獨」在戰國秦漢時期的共時文本中的意義。就是廖名春比較平實的、認為「慎」的本義是「珍」的論證，也有值得商榷之處。在「慎獨」本義新證中，廖先生根據唐蘭、朱芳圃「真是珍的初文」的說法，認為「慎」的本義是「珍」，是「心裡珍重」。<sup>5</sup> 但是，「珍」與「慎」字上古音並不相同或相近。《詩經》中沒有「珍」字，但有同諧聲系列的「軫」、「畛」、「殄」字入韻，根據詩韻及中古音，一般歸為文

4 李臻穎：「慎獨」源出「則陽」考，《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——慎獨問題討論集》，頁228-261。

5 廖名春：「慎獨」本義新證，頁51。